



海 明 威 文 集

# 永别了武器

*A Farewell to Arms*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于晓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Hemingway

海 明 威 文 集

## 永别了武器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于晓红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Ernest Hemingway  
Farewell to Arms  
根据 Scribner 1995 年版翻译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别了武器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著;于晓红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(海明威文集)

ISBN 978-7-02-009456-1

I. ①永… II. ①海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4413 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  
装帧设计 柳 泉  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8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1.5 插页 2  
印 数 1—10000  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56-1  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献给 G. A. 费弗<sup>\*</sup>

---

<sup>\*</sup> G. A. 费弗 (G. A. Pfeiffer, 1872—1953), 是海明威第二任妻子保琳·费弗的叔叔, 美国成功的制药及日用化学品商人, 著名慈善家。他是海明威户外活动的好伙伴, 曾经在许多方面资助海明威夫妇, 包括 1933 年的非洲之行。

# 第一部



## 第一章

那年晚夏，我们住在乡村民宅里，门前就是那条河和平原，放眼眺望是连绵山峦。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石头，在阳光下显得又干又白，河水清澈，河流湍急，河水深处蔚蓝。行军的部队从房子旁路过，踏上那条大路，滚滚飞扬的尘土落在树叶上，厚厚一层。就连树干都挂满尘土。那年树叶落得早，我们看见部队在大路上行军，尘土飞扬，在微风的骚动下，树叶纷纷坠落，士兵们开拔过后，除了残败的树叶，大路上只剩下苍白与空荡。

平原上生长着丰饶的庄稼；有许多果园，而平原外的山峦则呈棕褐色，一片荒芜。山里正在打仗，夜间，我们能够看见炮火的闪光。黑暗中，它们就像是夏天的闪电，只是夜清凉爽，根本没有暴风雨将至的那种闷热感觉。

有时，我们能够在黑暗中听见行军的部队从窗下经过的动静，还有摩托牵引车拉着大炮路过的声音。夜里交通很频繁，路上走着许多运输弹药的骡子，它们的背鞍两旁都驮着弹药箱；载着士兵的灰色军用卡车；还有一些有帆布盖顶的货运卡车；它们的移动都比较缓慢。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重炮路过，长长的炮管被绿色的树枝隐蔽住，牵引车的车身上迷彩般地装饰着多叶树枝和藤蔓。朝北看，越过峡谷便是一片板栗树林，林子后面，在河的这一边，有

一座高山。这座山里也有战斗,但战事不佳。秋天,阴雨连绵时,板栗树上的叶子落光了,树枝赤裸,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。葡萄园里的藤枝也是光秃秃的,瘦骨嶙峋,整个乡村都是湿漉而无生命的棕褐色,一片萧条秋意。河上迷雾缭绕,山间阴云盘错,卡车将大路上的泥浆压得四处飞溅,士兵们的披肩湿透,满身泥浆;他们的步枪也湿了,每个士兵身前的皮带上,都别着两个灰色皮质的子弹盒,盒子里的子弹夹满满地码放着细长的六点五毫米子弹,鼓鼓囊囊地在湿披肩里朝前挺着,乍一看,好像是怀孕六个月的女人。

如果路上有灰色小汽车,便总是飞驰而过;驾驶员座位旁边通常坐着一位军官,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。这些小汽车溅起泥浆来,比军用大卡车还厉害,假如后座上有一个小矮个,坐在两位将军中间,他的个子太矮,你根本不可能看见他的脸,只能看见他的军帽顶和他细窄的后背,如果小汽车开得特别快的话,那么这个小矮个可能就是国王<sup>①</sup>本人。他住在乌迪内<sup>②</sup>,几乎天天都这样实地考察战况,无奈事态非常糟糕。

冬季刚开始,阴雨便连绵不断,跟着雨一同来到的还有霍乱。好在瘟疫得到了控制,结果部队只有七千人死于霍乱。

---

① 这里指的是意大利国王维多利奥·埃马努埃莱三世(Vittorio Emanuele III, 1869—1947),在位年代为1900—1946。

② 乌迪内(Udine)位于意大利东北部,距离威尼斯城东北84公里处,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部所在地,被称为意大利的战时首都。

## 第二章

第二年，胜仗频频。越过峡谷后的那座高山，还有板栗树林生长的山坡，都完全被意大利军队占领，南部平原外的高原也获得了胜利。八月，我们得以渡河，驻扎在哥里察<sup>①</sup>的一幢房子里，砌有院墙的庭院里有一个喷水池，院子里栽养着许多茂盛多荫的树木，房子旁边还有一棵紫藤，紫色的花串正繁花似锦呢。现在的战斗是在过了几道山的地方进行，离这里不到一英里远。这个镇子非常秀美，我们的房子也很漂亮。那条河从我们的房子后面流过，镇子的占领战打得非常漂亮，但是镇子外的高山依然没有攻克下来，奥地利人似乎还抱着有朝一日重返小镇的希望，假如战争还有结束的那一天的话，因为他们没有用狂轰滥炸来破坏它，而只是一点点军事战略上的骚扰，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。镇上的人照常住在这里，有数家医院和咖啡馆，炮兵部队驻扎在小街旁，这里有两家妓院：一家招待士兵，一家招待军官。夏季刚结束，夜凉爽人，战斗只是在镇外的山里进行。镇上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，河边的隧道在打仗时被炸毁了，广场四周都是树木，通向广场的长长大路

---

<sup>①</sup> 哥里察(Gorizia)位于伊松佐河的东岸，是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的镇子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国以河为边界，那时的哥里察属于奥匈帝国，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。

两旁也都是排排树木；而且镇子上有姐儿，国王乘车路过时，有时还可以看到他的脸庞，他那长脖子的小身架，灰色的胡子就像是山羊下巴上的那一簇；虽然有些房子因为轰炸时弹片的破坏而失去一堵墙壁，将房子的内部突然暴露，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都堆积在花园里，有时也倒塌在街上，但是喀斯特高原<sup>①</sup>的整个战场都战事顺利，这一切，与去年秋天我们被困乡下比较起来，都使得今年的秋天不同凡响。战争的局面变化了。

镇子外高山上的橡树林已经没有了。夏天，当我们刚入镇子的时候，那片树林还绿叶繁茂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断木残根，地皮都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。秋末的一天，我来到这片橡树林遗址，看见一片乌云从山顶上扑下来。乌云凶猛快速，太阳立刻变成晦暗的黄色，然后一切都变成灰色，天空完全被乌云罩住，接着乌云就把山笼罩起来，突然间，我们都被它包裹住，原来这就是雪。风呼啸，雪横飞，赤裸的大地立刻被白雪覆盖，只有残树桩支棱出来。大炮上也盖满了雪，战壕后面通向厕所的小径上，已经有人踩出脚印。

后来，我回到山脚下的镇子里，坐在妓院里，就是招待军官的那个，看着窗外纷纷飘落的大雪；我跟一位朋友坐在一起，各自拿着一只酒杯，喝一瓶阿斯蒂酒<sup>②</sup>，大雪从容不迫地昏沉猛下，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。河上游的大山区还没有被攻克下来；河对面的连绵山脉，也没有一座被拿下的山头。所有这些都得等到明年再说了。我的朋友看见神父在街上朝我们的方向走着，他与我们共用一个食堂，现在他正小心翼翼地走在半融化的雪地上，我的朋友敲打窗户，吸引他的注意力。神父抬起头。他看见我们，

---

① 喀斯特高原(Carso)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，沿亚得里亚海岸，从的里亚斯特到鹰山，哥里察就在这里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里发生了多次重大战役。

② 阿斯蒂(Asti)是意大利西北部的古镇，用当地特产麝香白葡萄制作的阿斯蒂酒属于起泡白葡萄酒，是一种带甜味的低度甜点酒。

笑了。我的朋友示意他进来。神父摇了摇头,接着走他的路。那天晚上,食堂供应意大利面<sup>①</sup>,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,用叉子把面条叉起来,高高地举起,当面条都干净地裹在叉子上,离开碟子后,再把面放进嘴里;有人干脆把面连续地往嘴里扒,呼噜噜地吸进去。一加仑<sup>②</sup>的大酒罐摇摆着卧在金属架子上,酒罐子上面盖着草垫子,恭候大家自助,只需用食指把罐子开关按下,清亮、彤红、带鞣酸味儿、可爱的红葡萄酒就哗哗地流出,淌入同一只手端着玻璃杯里;吃完面,上尉便开始拿神父寻开心。

神父年纪轻轻,容易脸红,穿戴得跟我们一样,只是他的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,佩戴了一个深红色天鹅绒缝制的十字架。上尉用夹杂着英文的意大利语说话,目的是为了让我完全听明白,以免丢失精彩的内容,我怀疑他只是炫耀他的英语罢了,哪里是为我考虑。

“神父今天玩姐儿。”上尉说,他的眼睛看着神父和我。神父笑了笑,脸红了,摇了摇头。这个上尉经常拿折腾神父来取乐。

“不是真的?”上尉问,“我今天亲眼看见神父玩姐儿。”

“不对。”神父说。其他军官都觉得这么闹很有趣。

“神父不要姐儿,”上尉接着说,“神父从来没有碰过姐儿。”他跟我解释。他拿过去我的酒杯,给我满上酒,他做这一切时,一直看着我的眼睛,同时也一直看着神父。

“神父每夜一对五。”餐桌旁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,“你明白吗?神父每夜一对五。”他做了一个动作,粗声大笑。神父全当它是笑话。

“教皇希望奥军打胜仗,”少校说,“他热爱弗朗兹·约瑟夫<sup>③</sup>。那是来钱的地方。我是无神主义者。”

① 意大利面(spaghetti):由小麦中最硬的品种杜兰小麦面粉制成的实心长面条。

② 一加仑大约是四升,加仑在这里是虚数,表示酒罐容量很大。

③ 弗朗兹·约瑟夫(Franz Joseph)一世(1830—1916)是奥匈帝国的开国皇帝。当时奥匈帝国的贵族多信奉天主教。

“你读过《黑猪》<sup>①</sup>这本书吗？”中尉问，“我哪天给你弄一本。正是这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。”

“那是一本肮脏、邪恶的书，”神父说，“你不会真正喜欢的。”

“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书，”中尉说，“它告诉你关于神父的一切内幕。你会喜欢的。”他对我说。我冲着神父笑，烛光下，我也看见他对我笑。“千万别读它。”神父说。

“我会给你弄一本的。”中尉说。

“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主义者，”少校说，“不过，我不相信共济会<sup>②</sup>。”

“我相信共济会，”中尉说，“那是个高尚的组织。”又有人进来，门开着时，我能够看见外面在下雪。

“一下雪，就不会再有进攻了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不会啦，”少校说，“你应该休假去。你去罗马、那不勒斯、西西里……”

“他应该去阿马尔菲<sup>③</sup>，”中尉说，“我的家人住在那里，我给你写好介绍卡片。他们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来爱。”

“他应该去巴勒莫<sup>④</sup>。”

“他必须去卡普里岛<sup>⑤</sup>。”

① 《黑猪》(The Black Pig)这本书可能完全出自海明威的想象，查无出处，书名本身可能是讽刺神父的黑色长袍，也有极小的可能的确有过这本书，因为反基督教的内容而被销毁，但是，近代一本书能够这样销声匿迹，已经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事情了。

② 共济会(Free Masons)，最初可能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互助组织，近代正式成立于一十八世纪的英国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宗教结社，宣扬博爱和精神美德，追寻人类生存意义，建立和平理性生存的国家 and 秩序。会员遍布全世界，许多世界著名人士都是共济会成员。

③ 阿马尔菲(Amalfi)，意大利萨莱诺湾畔的一个古镇。

④ 巴勒莫(Palermo)，意大利西北部西西里岛的首府。

⑤ 卡普里岛(Capri)，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南部，索伦托半岛的一个小岛，历来是风光俊美的旅游胜地。

“我希望你能够到阿布鲁佐<sup>①</sup>观光,欢迎你到卡普拉可达村找我的家人。”神父说。

“听他呢,还好意思提阿布鲁佐。那里的雪比这儿还大。人家不想看农民。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去见识一下吧。”

“应该好好地泡姐儿。我会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。好多漂亮年轻的姐儿——还有她们的妈妈陪伴着。哈!哈!哈!”上尉张开手掌,拇指向上,四指伸展,烛光将手的影子投在墙上,好像在演手影戏。他又用夹杂英文的意大利语说话了。“你走的时候,这样,”他掰着拇指说,“回来的时候,这样。”他摸着小指说。每个人都放声大笑。

“看。”上尉说。他又伸开手。烛光再次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。他从朝上的拇指数起,挨个朝小手指方向数,“soto-tenente(他摸着大拇指),tenente(摸着食指),capitano(中指),maggiore(无名指),tenente-colonello(小手指)。你走的时候是soto-tenente!回来的时候是soto-colonello!”<sup>②</sup>他们都哄堂大笑。上尉的手指影戏非常成功。他看着神父,大声喊:“每天夜里,神父一对五!”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“你必须立刻休假。”少校说。

“我倒是希望陪你一起去,教你怎么开窍。”中尉说。

“回来的时候,带一台留声机。”

“带些好的歌剧唱片。”

“要卡鲁索<sup>③</sup>。”

---

① 阿布鲁佐(Abruzzi),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区。

② 上尉用意大利语依次数说军衔:soto-tenente是少尉,tenente是中尉,capitano是上尉,maggiore是少校,tenente-colonello是中校。上尉在这里说,当军官逛了一圈妓院以后,就升了官,鼓吹名正言顺地逛妓院。

③ 恩里科·卡鲁索(Erico Caruso,1873—1921),意大利男高音歌剧歌唱家,被认为拥有最杰出的歌喉,不仅多处巡回演出,而且还是当年的录音先锋,被誉为“一代歌王”。

“不要卡鲁索。他扯着嗓子瞎吼。”

“难道你不是巴不得自己的嗓子也能扯成那样?”

“他扯着嗓子瞎吼。我说了,他那是瞎吼!”

“我希望你能够去阿布鲁佐。”神父说。其他人还在大声争吵。“那是打猎的好地方。你会喜欢那里的人,虽然天气寒冷,但是空气清新,又干燥。你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。我的父亲是个出了名的好猎手。”

“赶紧吧,”上尉说,“我们上妓院去,要不人家关门啦。”

“晚安。”我对神父说。

“晚安。”他说。

## 第三章

当我休假结束回到前线时，我们的部队依然驻扎在这个镇上。周围的乡村装备了更多的炮力，春天来了。田野翠绿，葡萄藤上冒出绿色的小叶芽，大路两旁的大树也吐出小嫩叶，海上吹来一阵微风。我看见镇子和大山脚下的小山丘，高山环绕着小山丘就像一只杯子，丘顶上是一座古堡，高山呈棕褐色，山坡上带着点青翠。镇子里也部署了许多炮，还有几家新医院，走在大街上，你能碰见英国军人，有时还能见到女军人，被炮火击中的房子也多了些。天气暖和，正是春意盎然，我走在树荫小巷里，被墙壁反射回来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，我发现我们依然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而且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。房门敞开着，一个士兵坐在外面的长凳上晒太阳，侧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，我刚一跨进门，就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儿。一切照旧，只不过现在是春天了。我朝着大房间的门口张望了一下，看见少校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，窗户敞着，阳光洒进房间。他没有看见我，而我不知道是现在就进去报到呢，还是先上楼清洗一下。我决定先上楼。

我和雷纳迪中尉合住一间卧室，房间有窗户俯视庭院。窗户敞开着，我的床上整洁地叠放着毛毯，个人物品都挂在墙上，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椭圆形白铁盒子里，钢盔还挂在老地方。床脚放

着我的扁皮箱和我的冬靴，靴子用油擦得皮光锃亮，安放在皮箱上。我的那支奥军狙击兵步枪，依然挂在两床之间，八角形枪管湛蓝，深色核桃木的枪托非常可爱，还雕刻出让下巴颏贴放的弧线，德国制造。跟那支枪配套的望远镜，我记得是锁在箱子里的。中尉雷纳迪正躺在他的床上睡觉。当他听见我进屋里时，便醒了，他坐起来。

“好哇！”他说，“玩得怎么样？”

“棒极了。”

我们握手，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，亲吻了我。

“哎呀！”我不满地叫了一声。

“你脏兮兮的，”他说，“你快洗洗。都去了哪里？干了什么？赶快统统地交代出来。”

“我什么地方都去过。米兰、佛罗伦萨、罗马、那不勒斯、维拉·圣·乔凡娜、墨西拿、塔奥米那……”

“你好像在背诵火车时刻表。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艳遇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Milano、Firenze、Roma、Napoli<sup>①</sup>...”

“打住。告诉我真正的、最精彩的。”

“在米兰。”

“因为那是你的第一站。你在哪里遇见她的？在客娃咖啡厅<sup>②</sup>？你们去哪里了？你感觉怎么样？赶快统统交代出来。你们睡了一整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---

① 亨利用意大利语重复上述地点。

② 客娃(Cova)咖啡厅于1817年开业，位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附近，是演员名流逗留的地方。意大利语Cova的意思是休闲地。

“那不算啥。现在我们这里也有漂亮的姐儿了。新来的姐儿,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你不相信我?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,眼见为实。镇子上还来了漂亮的英国姑娘。我现在正在热恋巴克利小姐。我会带你去看她。我可能会娶巴克利小姐哩。”

“我得洗洗,去报到。难道现在没有人干活了吗?”

“自从你走了以后,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大事,只是些冻伤、冻疮、黄疸、淋病、自残的伤、肺炎、梅毒造成的硬性和软性下疳。每个星期都有人被飞石砸伤。当然也有几个真正的伤员。下个星期,战斗就要打响了。也许真的又要打仗了。人们都这么说。你觉得我娶巴克利小姐这事儿靠谱吗?——当然是停战以后才结婚。”

“绝对没问题。”我说,把脸盆倒满了洗脸水。

“今晚,你得告诉我一切,”雷纳迪说,“现在,我必须接着睡觉,养精蓄锐,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。”

我脱下军装制服和衬衣,用脸盆里的凉水洗漱。当我用毛巾搓洗身子时,我环视房间,看窗外,看见雷纳迪闭着眼睛在床上睡觉。他相貌英俊,跟我年龄差不多,是阿马尔菲人。他喜欢做外科医生这一行,我们是好朋友。我正在看他时,他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身上有钱吗?”

“有。”

“借我五十里拉<sup>①</sup>。”

我擦干手,从挂在墙上的制服口袋里掏出皮夹子。雷纳迪接过钞票,折好后塞进他的马裤口袋里,人始终躺在床上。他笑了,“我必须给巴克利小姐一个阔佬的印象。你是我棒尖的好朋友,

---

① 里拉是意大利货币。当时的一里拉相当于一美元的五分之一。